

口头交流：民间文学的演说范式*

□万建中

[摘要]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生存和展现的必需的方式。口头交流即是面对面的交流,构成了一种彼此互动的具体情境。没有交流就没有民间文学,人们面对面的交流是民间文学最基本的生存状态。传统的村落和现代都市都是一个口头交流的社会,社会生活诉诸于口头交流,人们在不断的口头交流中形成了种种民间文学的范式。这一范式具有鲜明的演说特征和优越性。

[关键词] 民间文学;口头交流;方言;演说;书写

[中图分类号] I05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3887(2006)02-0045-04

Oral Communication—A Speech Paradigm of Folk Literature WAN Jian-zho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China)

Abstract: Oral communication is an indispensable way for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folk literature. Oral communication is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which forms a specific circumstance for interaction. Without oral communication, there is no folk literature. People's face-to-face communication is the most basic form of survival for folk literature. Traditional villages and modern cities are all societies of oral communication. Social life resorts to oral communication. People have formed various paradigms of folk literature in continuous oral communication. This paradigm has distinct speech characteristics and advantages.

Key Words: folk literature; oral communication; dialect; speech; writing

□ 口头交流是民间文学的存在形态。在中国古代,民间文学很少得到研究,古代文学家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本身就含有文字书写的要求,不成“文”的东西不能算是文学。因此,历代都有一些文人将当时的民间口头文学书写为书面文学,并自视是一种升格的行为。至今,仍有许多民间文学工作者在从事这一转化的工作。在过去,广大民众不识字,不能运用文字进行交流和表达思想感情,他们从事的文学活动只能停留在口头语言的层面,民间文学只能在口头创作、口头交流。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依靠的是记忆,而人的记忆力是有限的,民间文学如果没有得到及时记录,许多作品就会像风一样消失,所以需要“采风”,即及时搜集和记录民间文学演说的内容。

一、口头语言系统的必然存在

在文艺学中常常把区别于作家书面文学的民间文学称作“民众口头创作”或“口传文学”,就因为它有诉诸于口头

语言系统这个明显的特征。当然,口头演说并不是民间文学独具的特征。因为,在作家文学或作家文艺的传播和演说活动中,也都借助了口头语言系统,也有其一定的“口头创作”,它们也都同样需要口头演说。

作家书面文学作品,本来也可以诉诸于口头语言系统,但是,对于以文字写作为表达形式的作家创作来说,这种口头方式并不是必须的方式。例如诗词的吟诵、散文的朗读都是辅助性的,第二义的,文字写作才是必需的、第一义的方式。相反,民间文学也可以用书面文字记录下来,但是,对于广大民众来说,文字形式也不是必需的表达形式,它也只是对民间文学的流传起辅助性作用的第二义的方式。因此,民间文学的明显标志,正是呈现于民众口头上的语言艺术特色。民间文学是存在于民众口耳之间的活动着的文学。^{[1](P33)}“如果‘民间文学’只能转换成文字的存在方式,那么可能变成另一种形态的‘通俗文学’,而非‘民间文学’了。‘民间文学’可以被采集,以‘文字’方式出现,其真正的生命

*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5BZW062。

还是在‘语言’上，唯有还原到‘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情景，才能体会到民间文学的浓厚情感。”^[2]只有在民众中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才能真正展示其艺术和生活的魅力。

自然形态的民间文学，呈现的载体，一般不求诸文字或其他符号，人们对它的传播，只凭借口语和行为等人身天赋的一些本能。可以说，本能的情感宣泄就是民间文学。日本的柳田国男曾对以“声音”来传播民间传统的时代表现出热情的追恋：

再以《保元物语》为例，只要是考虑过此种文艺的起源的人就谁也不会否认，从一开始就有默着背诵、嘴上说着、手舞足蹈着的类型和将文字记录记载的东西用眼睛看着读给大家听的两种不同类型。不言而喻，前者多且属主要。据说，《平家物语》是为盲人而写作的，朗朗上口，从耳可以接受是其特点，至于游方的女子，大约也多属文盲吧。从绘画图册上的风俗画可以看出，将谱台、书架等摆在身前的连一例也没有。即便是女说书家在书桌上放了一本“书”，也仅作为道具，如果她不用提词就讲不下，便根本无法登台。这一“暗诵”的技能，没有传到冲绳，只有八丈岛局部地区有些传来的痕迹。^{[3](P110)}

在过去，声音比书面文字更能占据民间传承的主导地位。因为口头创作有两个方面是书面文本所没有的：没有固定的范本以及存在的时间问题。“我们必须牢牢记住口头诗人并没有要遵循固定的范本。歌手拥有足够的模式，但这些模式并不是固定的，他也并未意识到要记住这些固定的形式，一部史诗歌的每一次演唱在他听来都是不同的。第二，还有一个时间问题。书面诗人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速度悠闲地去写作。而口头诗人需要一直不停地唱下去，他的创作就其本质来说必须是很快的，具体到每一个歌手的创作速度可以有些差异，但是这是有限定的，因为观众等着要听故事。”^{[4](P29)}听众的参与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歌手的演说，同时也就影响了他的“这一次”创作。

口传方式向书写方式的变迁伴以生活方式的变迁、口传经验的丧失、集体经验或史诗经验的衰落、经济个人主义与私人生活空间的出现，叙事艺术开始逐步地进入孤立的个人化处境，即进入了强调个人独创性的时代。与口头语言相比，书写语言从公开表达偏向于具有独白性质的思维。然而，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应该游离于这种时代的趋势，努力保存其应有的口传经验和集体经验，这是民间文学工作者的神圣使命。

二、口口相传的优越性

首先，这种口头交流都是通过方言进行的。因此，口头交流突出表现为民间文学以地方方言为载体的特征。任何人都成长于某一方言区，其思维、表达、交流等必然受到方言的影响，也最习惯于使用自己的方言。在现实生活中，民间文学都是用方言演说（唱）的。即便用普通话，各地也有难以消除的地方口音。方言是造就民间文学地域性特色的根本因素之一。任何民间文学作品，只有用其流传地的方

言进行演说（唱），才能达到最佳的演说效果；而用普通话或其他地方方言演说（唱），必然失去其原有的艺术魅力。

其次，口头交流使民间文学流传很广，相传很久。口头语言造就了民间文学，也传播了民间文学。没有口头语言，就不可能产生各个古老民族伟大的史诗、伟大的神话和伟大的口头传统，各民族悠久的历史便黯然失色。“不能设想，如果在特洛伊战争时代有了发达的报纸业和同时性的电视转播，还会有荷马史诗的产生？传统的口口相传的传播方式，使一个事件的最初的讲述者达到千万里外或前百年后的听众或另一些讲述者那里时，早已变成了一个融入了千百万人自身的经验与想像的故事，变成了一个民族的神话或史诗，变成了一部民族生活的百科全书。而被报纸电视即刻报道的海湾战争或科索沃战争，只不过是一堆充满了各种解释的杂乱的信息。”^{[5](P24)}

第三，口口相传造就和宽容了民间文学的重复叙事，使得重复叙事成为口头叙事区别于书面叙事最显著的外部标志之一。朱维之先生在论述史诗的重复叙事时说：

典型的民间形式，和荷马史诗一样，不避重复。例如《伊利亚特》第9章，阿伽门农自己说送给阿喀琉斯的礼物，一一列举出来，并说明如何可贵；奥德修斯把礼物送到时，又一一列举出来，一字不漏地重复一遍。在约瑟的史诗中，雅各在《创世记》第42章里表示了不愿让便雅悯被带到埃及去，说了“要我白发苍苍、悲悲惨惨地进坟墓”的话；在第44章约瑟要留下便雅悯时，兄弟们又把雅各的话一字不差地重复一遍。这是民间口头文学的特点，有些在书面上不必重复的原话，在口头上却有必要重复一遍，这是为了听众能加深印象。^{[6](P150~151)}

第四，民间文学的口头交流又是建立在其生活属性基础之上的。民间文学是民众在生产和生活过程中产生和传播的，民众不是专业作家，一般没有专门的时间从事文学活动，不能离开生产和日常生活而专心伏案写作。由于运用的是口头语言，民众在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时，不需要纸和笔，一般也不需要腾出专门的时间和空间，也就是说，不会影响民众正常的生产和生活。创作和传播民间文学本身就是民众不可缺少的生活样式，它和民众其他的生活样式共同构成了民间生活的有机整体。

美国学者特里斯特拉姆·普·科芬在论及美国民间文学时说：“民间文学好似树上的绿叶，海岸边的贝壳，把它从生长的自然环境中采摘来，它就会枯萎，失掉原来的美。只有在口耳相传的环境中，人们拿它交换着说和听，没有把它记录下来置于凝固不变的形式中时，民间文学才繁荣昌盛。”^{[7](P49)}学者和读者们往往对记录下来摆在图书馆里的一成不变的民间文学作品惊叹不已，却少有机会感受生活中口头形态民间文学的无穷魅力，这实在是我们的悲哀。

三、口头文学是永恒的

口头语言是全方位的交流方式，是具体场景的交流方式，而文字则是单向性的和脱离情景的。美国著名学者休

文本的碎片组成的。民间文学中的文本之间不断转移、渗透、自相矛盾甚至颠覆。文本的这种“复数”的特点取消了一切中心和同一，有的只是各种相互关联的文本在流转、扩散、变换和增值。

从更本质的层面而言，民间文学的存在，保证了文学和文化形态的多样性，体现了多种叙事方式并存的良好态势。而且，民间文学特有的民族性和地域性更能够将意识形态展示得丰富多彩。“关注民间的或地方性记忆与叙事，既是对历史和当下文化的一种实证态度，也是希望在主流的声音之外能够听到民间的、地方性的、边缘的叙事。在任何情况下，都存在着对历史与现实的多种可能性和多种演说方式，有些演说可能只是以一种主流的姿态出现，代表着占统治地位的文化解释，另外一些则可能是作为主流叙事的对立面而存在。”^[10]没有民间文学，民众就没有自己的文学，民间也就无从展示，多元的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便难以坚固，而这是不可想象的。

四、大众传媒的介入

当然，我们不能机械理解和把握民间文学的口头特征，尽管面对面的口头交流仍为民间文学演说的主要状态，但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无孔不入，导致一些民间文学的传播排斥了面对面的口头交流。

在所有大众传媒中，网络对民间文学的介入最为全面和深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网络写作带有民间口语的书写特征，写者总是在努力保持“说话”或“聊”的在场效果。既然是“说话”和“聊”，所写东西的内容和形式便“俗”起来。另外，网络写作和阅读具有民间讲故事所需要的现场气氛和故事听众群体，因此，非常类似于民间文学的讲述状态，重视如何把故事讲得有吸引力，而不是把文本复杂化、深奥化、陌生化。还有，网络写作接近民间文学的面世，带有一定的匿名性。有人写了一个故事，总有人传，有人听，有人想提高它，便“加油添醋”，让它更精彩，受众更多。说故事人关心的是听故事人的反映，他在其中得到“创造”的快乐，听的人也兴高采烈，加入再创作，也来一段，目的是“皆大欢喜”。下面提供的这个网络文本，与民间文学的记录文本没有任何区别：

网上最喜欢用天津话编搞笑段子，也许，天津方言“哏”的天性，刺激了大众的幽默热情。

仪个汽册暂销会，一位农村来的老大爷掏促两千块钱递到卖册的清姐面前，清姐问他：

“腻喽甘嘛？”

“甘嘛？埋汽册。”

“埋嘛汽册？”

“奏介个，奏行”

“钱够嘛？腻喽？”

“赠好。”

“腻喽至都介册多儿钱吗？”

“至都，桑塔纳凉干。”（桑塔纳 2000）

斯顿·史密斯认为：“说话是说话者生命的一部分，且由于如此而分享了说话者生命的活力。这给予它一种可以按照说者以及听者的意愿来剪裁的弹性。熟悉的话题可以通过新鲜的措辞而重新赋予生气。节奏可以引进来，配以抑扬、顿挫、重音，直到说话近乎吟诵，讲故事演变成了一种高深的艺术。”^[8]^(P398)口头语言即说话具有书面语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

还有，民间文学是相对自由的文学，现实生活中的许多内容，诸如与现实社会主调格格不入的“黄色”“段子”，带有政治讽喻性的笑话、歌谣，刺痛某些官方的“谣言”等，就不能进入当下社会的主流话语之中，也不能“白纸黑字”地公开诉诸于文字或各种大众传媒。这类作品只能口耳交流，并在口耳相传中不断得到修改和完善。依据俄国思想大师巴赫金(Bakhtin)的意思，充分利用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的权利和自由，对现实社会实行狂欢式的惩治，不失为一种机智的自我保护手段。而且，我们不应把民间口头文学形式和形象体系的运用，仅仅理解为对付书刊检查的外部的、机械的手段，迫不得已而为之的“伊索寓言”。须知，数千年来广大民众一直享有运用民间口头文学的权利和自由，并在这些形象身上体现自己最深刻的、对独白式的官方真理的批判态度，显现自己最熟悉的宣泄方式和对美好愿望的追求。“自由，与其说是外部权利，不如说是这些形象的内在内容。这是数千年来形成的‘大无畏的言语’的语言……”^[9]^(P296)这是根植于广大民间和广大民众身上的一种狂欢意识。狂欢意识不绝，民间文学永存。

“黄色”“段子”，带有政治讽喻性的笑话、歌谣，刺痛某些官方的“谣言”等，最通常出现的场合是在饭桌上，朋友间的宴饮是口头语言能够充分发挥的时机。在中国，吃饭喝酒形式是团团围坐，成为最民间化的活动，任何神圣都会被浸泡在水酒里，筵席形象是民间狂欢形象体系中最重要形象之一。于是，大量的当代民间文学作品汨汨地从餐桌上喷涌而出。巴赫金也非常关注筵席与口头语言的关系。在他看来，这是文化面对自然的最初表达。他在饮食与对话之间建立起了联系：“甚至对于古代筵席交谈的作者们，对于柏拉图、色诺芬、普鲁塔克、阿特纳奥斯、马克罗比乌斯等人来说，吃与说的联系也没有成为过去的残迹，而是有着活生生的意义。”^[9]^(P313)对话性的筵席语言，亲昵、坦率、不拘形式、亦庄亦谐、风趣幽默，有着一一种民间特有的自由。酒肉的力量激活了语言。自由戏弄神圣的事物是狂欢酒宴的基本内容，滑稽模拟是最常见的形式。只要存在官方、神圣，这种口头语言能够自由运用的场合就永远存在。

作家文本是一个单数，而由于民间文学是口头的，必然出现其任何文本都是复数。任一民间文学文本都是无数文本中的一个文本。当一个民间文学“文本”成为相对独立的演述形式时，它四周已是一片无形的文本海洋。每一个文本都从流传的语境中提取已被聆听过、演述过的段落、片段和词语，所以，对民间文学而言，从来没有有什么“原初的”文本，每个文本中的一切成分都是已经演述过的，都是由其他

“那腻喽甬买介个了，介册大贵，腻喽看内册了吗？内册便宜，腻喽买内个得了。”

“内个多儿钱？”

“奔驰六百。”（奔驰 600）

这是一段曾在网上和手机短信里疯传的段子。即便没去过天津，理解起来也没有太大难度。类似的还很多，多数体现了天津式的“打岔”幽默，原本简单的话他不明说，绕个圈子逗你玩。网络文学以一种类似于民间文学的方式树立其形象，力图打破文学精英对于话语权的垄断，让文学重返民间。这些地域色彩如此浓厚的网络文本，我们不妨称之为“新民间文学”，是新技术进入民间空间后产生的新的民间文学现象。^{[11](P278)}网络空间是一个公共话语空间，又是一个崭新的滋生民间文学的场域。

另一种对传统书写形式产生强大冲击的是手机短信。手机短信是书写民间化进程中一个鲜明的注脚。大众，哪怕是再不起眼的一个打工仔或一个小学生，他们也可以随时随地拿起手机，发送一则短信，发给他或她想要发给的任何一个人，而无须任何人的批准和审核，也无须等级森严的排队等候，更无须像以前那样还要别人帮助排版印刷，只要用手指敲击几下就可以迅速地完成了文字传播的功能。即使是以前风行的电报，其速度和覆盖面以及随心所欲都无法和它相比。

在世俗的世界里，文字的霸权成为了文化的一种象征，好像谁能在纸面上书写文字谁就有文化。虽然文人如今已经无法像商人一样有钱有势，文人却还矜持地拥有最后的自尊和清高，他们把持着文字，就像是把持着玻璃旋转大门的势力的门童，只允许少许持票者的进入，让他们去舞文弄墨，会风花雪月，去进行自己的文字狂欢，而把大众拒之门外。网络写作和手机短信，打破了这扇看似透明高雅却壁垒森严的玻璃门，让任何人可以出入自由。文字作为语言的载体而形成的语言关系，从来都是社会关系的缩影，大众传媒迅速颠覆了文字书写的神圣与权威，这无疑是一种对以往文字世界的陈胜吴广式的造反，是一种新形式的语言资源的“均贫富”，也是对日益没落的文字制造者所把持的死气沉沉的文字空间的一种补氧。

在较深的意义上对大众传媒和民间文学之间关系的探讨，需要回答海尔曼·鲍辛格（Hermann Bausinger）提出的问题。他认为，民间文学研究最紧迫的问题之一：“是不是我们这个时代口头讲述的基本需要还没有被各种完全不同的媒介，如电影、电视、某些阅读材料等所满足。毫无疑问，这些媒介在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有更多的接受者。”^{[12](P16)}民间文学大多产生于前工业时代，当下流行的文学或艺术主要为非民间文学。而在全球化的进程中，民间文学产生和流传的新的可能性是什么？全球大众传媒的

统一和信息的一致性，导致民间文学发展走向是什么？这些是民间文学工作者需要面对的问题。

有一点是明确的，大众传媒和书面记录一样，客观上在确立所记录版本的权威性和统一性，而消磨掉口头文本的地域性及多样性特征。大众传媒往往以对待作家文学的态度来录制播放民间文学作品，“当他们录制了某艺人某部故事之后，就坚决不再从其他艺人那里录制同一部故事的异文，由此这些故事被贴上电台‘演唱权’的标签，成了其他艺人不可能再在电台录制的权威本。……可见，电台资料是一位艺人/一次文本/一种文本/标准本的堆积，而口头文学是没有这种‘标准本’和‘权威本’的。”^{[13](P19)} ■

【参 考 文 献】

- [1]钟敬文. 民间文学概论[M].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
- [2]郑志明. 民间文学的研究范畴及其展望[J]. 文学民俗与民俗文学[M]. 台北:台湾南华管理学院,1999.
- [3](日)柳田国男著,连湘译. 传说论[M].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
- [4](美)阿尔伯特·贝茨·洛德,尹虎彬译. 故事的歌手[M]. 北京:中华书局,2004.
- [5]耿占春. 叙事美学——探索一种百科全书式的美学[M]. 郑州:郑州大学出版社,2000.
- [6]朱维之. 圣经文学十二讲[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
- [7]潘定智. 民间文学生态简论[J]. 思想战线,1989,(1).
- [8](美)休斯顿·史密斯著,刘安云译. 人的宗教[M]. 海南:海南出版社,2002.
- [9](俄)巴赫金. 弗朗索瓦·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民间文化[M]. 莫斯科:文艺出版社,1990.
- [10]刘晓春. 民族—国家与民间记忆[J]. 文艺争鸣,2001,(1).
- [11]何学威,蓝爱国. 网络文学的民间视野[M].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
- [12]吴秀杰. 当代民俗学的新课题[J]. 民间文学论坛,1995,(2).
- [13]纳钦. 胡仁·乌力格尔及其田野研究途径[J]. 民族文学研究,2005,(1).

收稿日期 2005—10—12

【责任编辑 黄世杰】

【责任校对 蒙本曼】

【作者简介】万建中(1961~),男,江西南昌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民间文学理论、民间口头叙事文学和民俗史研究。北京,邮编:100875;电子邮箱:jianzho@bnu.edu.cn。